

时代作家文库

# 大化之书

DA HUA ZHI SHU

行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大化之书

行者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化之书/行 者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5

ISBN 7-5059-3251-9

(时代作家文库)

I. 大… II. 行…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769 号

---

|      |                           |
|------|---------------------------|
| 书 名  | 大化之书                      |
| 作 者  | 行 者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尹龙元                       |
| 封面设计 | 刘显中                       |
| 印 刷  | 北京图文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字 数  | 310 千字                    |
| 印 张  | 12.5                      |
| 版 次  |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0001-3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59-3251-9/I·2461 |
| 全套定价 | 118.00 元                  |
| 本册定价 | 30.00 元                   |

# 目 录

行者，或南阳梦(序)

张 闳

|         |     |
|---------|-----|
| 民间故事    | 1   |
| 渡 过     | 15  |
| 一棵变化中的树 | 27  |
| 两棵幻想中的树 | 37  |
| 元 音     | 48  |
| 阴阳鱼     | 58  |
| 史家庄     | 68  |
| 画中人     | 81  |
| 秋萍的一次采访 | 97  |
| 癌       | 107 |
| 卡不里岛来信  | 124 |
| 苦楝花     | 135 |
| 凤尾      | 144 |

大  
化  
之  
书

# 目 录

## DA HUA ZHI SHU

|             |     |
|-------------|-----|
| 天民之死或梦中的布老虎 | 162 |
| 行者的石头梦      | 169 |
| 西熊意识中的一次游历  | 175 |
| 心 事         | 183 |
| 寇家庄         | 190 |
| 孟谷的一次人生体验   | 222 |
| 小说之瓮        | 251 |
| 小 说         | 287 |
| 大化之书        | 315 |

大  
化  
之  
书

# 行者，或南阳梦(序)

张 闳

我必须在小说中做梦。

——行者《小说》

南阳也许是一个适合于做梦的地方。大名鼎鼎的诸葛孔明先生曾隐居于南阳乡间。或一日，先生忽而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诸葛先生看上去是那么的清醒、理智，神机妙算，一点儿也不像做梦的样子。但他又深知尘世功业转眼间如过眼云烟，一切恍然若梦。他的梦想总能在现实中实现。而他的现实生活则像是一场幻梦。

蛰居南阳的小说家行者似乎也完全被一种梦幻意识所攫获，他就像是一个“说梦人”一般。行者的小说为当代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梦幻的美学。梦幻，几乎就是行者小说的全部主题。正是依靠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行者从当下诸多小说写作者中分辨出来。但与其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美学，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美学。

批评界通常将行者的小说仅仅看成是当代中国“实验小说”之一例，而所谓“实验小说”又往往特指那些在题材、主题、技法和风格等小说艺术诸要素上都是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移植过来的小说作品。况且，行者本人也毫不讳言那些西方现代派或后现

庭。

转过身，他看见院子前面一条人工小溪里正漂来一朵桃花。那是从他的院子东南角之外一棵桃树上落下的，一棵无主的桃树，先父没有交待这棵桃树的归属，因此他不认为这是属于他的。桃子成熟的时候，他愿意让村子里的顽童们随意摘取。他伸手托起这朵桃花，却见它正水灵灵的，不像是枯萎后落下来的。太阳光在花上闪烁，妻子似乎正隐藏在花朵之中。两指搓着它的花蒂，他听到了一种音乐般的声音。他往回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那种音乐声停止了。他又走了两步，音乐声又响了起来。他站在那里，把它放在耳边，依然可以听到一种嗡嗡的声音。他只得转身又回到小溪旁，把它轻轻地放入清流中，却见它向前漂流了一小段距离，转弯回过头来，缓缓地向水流上方前进。是那棵桃树在呼唤着它。此时桃花开得正艳。

这种花他不很喜欢，觉得它过于艳俗了。这时候他看见他眼前掠起一只红色的鸟儿，一闪便钻进了桃丛中，水里却不见了那朵桃花的影子。他揉了揉眼睛，又往妻子消失的地方望去，见远处仍有一朵红花般的东西若隐若现，妻子并没有走得太远。他知道她不愿意离开他。他这个家好比是一棵桃树，作为一朵桃花，它任凭在一颗桃子上或者在它所依附的枝叶上枯萎。

漫漫天地之间有一位叫作何洪彪的男人，这一点让他感到惊奇。这个人继承了父亲的一些遗产，读过一些书，现在偶尔仍然读一些闲书，做生意并不很得法，但赚了一点钱，此外他就没有什么本事了。但是他有一个女人，正是这个女人给他的生活注入了一种意义（这种想法总让人感到激动），她不单单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美的东西，普天之下美似乎就集中在这个女人身上。正是这个美的存在才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世界。如果老天爷不把这个女人送给他，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界，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比如，在冯梦龙或蒲松龄的世界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现代理性相比，梦幻是一种更古老的智慧，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的智慧。

行者正是我们民族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传人。

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的结合，是行者的美学理想。在行者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典籍，作为引发叙事的动因。比如佛典、《道德经》、古诗词、古代文人字画，等等。这些典籍是行者召唤古老亡灵的道具。从这些古老的典籍中泄漏出点点滴滴的梦幻的消息，唤醒我们对古老的文明的记忆。那些被遗忘了的文化记忆还存留在我们的无意识深处，在梦幻中向我们显现。这是炼金术士的梦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文字等有着“符咒”般的功能。通过这些“符篆”，我们这些现代人穿过日常生活的屏障，与先人的亡灵相遇，并暂时地居住在遥远的空间中。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桃花和桃花般的女人，看到古老的渡口和梦境般的河流。古老的、东方的、农业时代的时间和空间，静止的、梦幻的事物，一个遥远的、业已消失了的世界，在行者的虚构中复活了。

行者的世界是一个与现代生活对立的世界。即使是现代生活题材的故事，也常显示出浓郁的古典韵味。但这不是古老文明的简单再现，不是对古典的文人或士大夫式的生存经验的简单复活。在行者的世界中，过去的亡灵是现代精神的载体，现代人的灵魂附着于其上，借助他们传达自己的经验。行者经常在一种静谧的气氛中开始他的叙事，仿佛在叙述一个古老的传说。随着故事的发展，渐渐透露出现代的气息。比如《寇家庄》一篇，既是一个古典的梦幻，又可看作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讽喻。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恐惧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通过幻想中的虚幻的世界，我们却看到了现实生活的空虚和荒诞的一面。或者说，现代人突然置身于一个遥远的梦幻中的

媒，但被他谢绝了。他看中的邻村的一个姑娘却让别人抢了先，其实这个姑娘无非是俊俏一点罢了。为此他着实埋怨了一顿原良，他这位朋友一味地攻击他本村的那位少女，却不肯帮助他成全这件美事。过后他才知道他对这位少女毫无兴趣。他牢牢地记住了她十来岁时候唇上经常悬挂着的两条白色的鼻涕。正在苦恼之中，一个老者给他带来了一个姑娘，这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她进来的时候他的院子里响起了一片光明，灼痛了他的皮肤。他认定了这个女人正是他要找的女人，他只是担心他没有这个福份。她只喝了他一碗水，走了。一个月以后，一顶花轿把她又抬了过来，他们成亲了。

这姑娘叫东君。她接过他端过来的一碗水看了他一眼，那双眼在笑。过后他才明白这本是一双俏皮的眼，它们可以永远给人以微笑和愉悦。即使在睡梦中，她那双眼睛也仍然在笑。显然，她刚一进门时他感受到的那种光明正是从这双眼睛里发出来的。但她喝完水以后就走了，他没有送她出去，因为那老者正在与她说话。这样，除了那双眼睛，过后他再也回忆不起来她的面容了。他焦躁地回忆了一个月，有时候梦中也在回忆。她在他梦中变化多端，有时候是一个大家闺秀，有时候又是一个村姑，有时候却是一个白色的蛇精，她把她的身子缠绕在他的腰腿间，头却抬得很高，正好与他的面部平齐。他们对望着，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一只蛇信子很快地伸出来，又很快地缩回去了。但这一点他不能肯定，他怀疑他的记忆的准确性。梦境本来是虚幻的。妻子的到来竟然使他也得到了很多奇妙的梦。

一个月时间，他只用她用过的那只碗喝水或者吃饭。用这只碗喝水水就特别甜吃饭饭也特别香。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品尝出来一些苦涩。直到花轿把她抬过来那一刻，那一双明眸又在他眼前闪亮，他才吸了一口气。按照仪式，他们拜了天地，进入洞

# 民间故事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题记

—

望着妻子远去的身影何洪彪两眼竟有点潮湿了。他看得出妻子不见得有多么伤感。当然这仅仅是一次小别。妻子似乎永远笑咪咪地不知忧愁为何物。在妻子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他确信地从她那张甜蜜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愁云。那弯弯的十分俏皮的眼睛上也会爬上一些凄清的东西。不过，妻子的泪水也是甜的。她绝不会愁肠千转，因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分别。小别将胜过新婚。也许别后相见他们各自都会有一番新的感受。她是为他磨好了面蒸好了馒头才走的。一个女人从心底里喜欢她的男人，为男人蒸出天底下最好吃的馒头。妻子烹调的手艺总是让他自豪。她说她只喜欢为他一个人烹调。还可以加上他的几位朋友。她心里只放着他一个人。他相信，除了他，她什么也不会想的。除了他，她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女人两天后才能回来。这使他感到遗憾。家里是不能没有女人的。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庭肯定是一个破败的家

“请抬起头”，对，我最喜欢你的眼睛，天底下所有的女人也比不上这一双眼睛，这一双谜一般的眼睛。看来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忧愁的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他开始为她讲述一个乡村流传的有关书呆子的故事。

然而她没让他讲下去，他那句不会忧愁的话却让她合上了她微笑着的嘴（但是她的眼睛里仍然流动着笑），很严肃地说：“那么你会背叛我吗？”

背叛？

就背叛这个问题他们说了很多话，这些话迫使他点燃了一炷香，跪下叩首向苍天发誓：如若如此，他下一辈子必当牛马当一条狗。然后他站起身把她抱在怀里。这时候红烛将尽，他们两个都已经微微沉醉了。

## 二

东君走了，何洪彪闲得无聊，便到邻村原良家去串门。他们断断续续地合伙做过几笔生意，是很铁的朋友了。不想他正在生女人的气呢。他女人名叫翠玉，爱与人调笑，其实并不轻薄。何洪彪一进门，他就对他说：“女人都是贱货！”

不，男人贱货也不少。他笑着回答。

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又强调说。

你这句话起码不要包括一个人。起码有一个人例外。

谁？

东君。

东君也是贱货。不信你走着瞧吧。

事。正是这个女人的到来让他对人，对男人和女人，对世间万物都有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一切都是奇妙的，都是有意味的。冥冥之中一定有一个神灵在向人间祈福。这个神一定是一个女儿之身，他的这位妻子说不定正是她的化身。看来，这辈子他只有和这桃花般的女人捆在一起了。为这个女人而生活也就是为自己而生活。这种生活的必然结果是，这个女人可以分裂出另外一个甚至两个三个人儿来，那是他的儿子和女儿。他企盼着她早一些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让他的生活更臻完整，让何家的事业光大起来。

坐在堂屋里的旧红木圈椅上，他似乎看见妻子又为他斟上了茶水，这种茶叶是妻子专程到南边几里外的县城里为他采购的，幽幽清香入口就能醉人。老实说，他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到那种热闹的地方，有些男人的眼睛像铁钩一般，谁知道她会不会被钓起来呢？但他知道他这种想法对不起妻子，她讨厌那些酸溜溜的眼睛。不知怎么的，她柔柔的模样却显得正气凛然，村子里几个心术不正的家伙从来不敢接近。对这样一个女人有什么不可以放心的呢？

盘算了一会儿生意上的事，他觉得无聊，便随手拿起一本明代旧小说看起来。书中那些才子佳人总是要发生一些事情，恐怕也是闲得无聊所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有一个女人就足够了，当然一定是你倾心的女人。你没有能力再分出心神来与别的女人周旋。即使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漂亮，仅仅是一个女人的外表罢了。世间有些事是不可理喻的。即使他付出上百倍的代价，终使这样一个女人屈服了，投靠了他，又有多大的意思呢？因为天底下属于你自己的只有一个。如果有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别人的。最终属于别人。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只此一个也就够了。

要说这门婚事还真有一点传奇色彩。原来有人给他说了几个

## 四

东君只是觉得丈夫走得突然。最近她倒觉得应该提醒男人出门做生意了，两人毕竟不能一直缠绵于感情之中。但他何以如此突然，如此匆忙，事先一点招呼也不打，让她心里没有丝毫的准备。想到这里，心里未免有些不快。但她安慰自己：丈夫自有自己的道理。

当天下午，原良来到何洪彪家，推开大门，见东君正坐在堂屋发呆。她站起身，让了座，又为他沏上了茶，然后又坐回原处仍是一语不发。原良又喊了一声嫂子，笑道：洪彪老兄出去做生意，你应该高兴才是，为何如此不快？你知道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绝不会在外面寻花问柳，干下对不起你的事。你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如果他一不小心走错了门，走到烟花巷里去了，你看看吧，我绝饶不了他！这事你就包在老弟我身上了，怎么样？

东君摇摇头，轻声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洪彪是什么人我知道。我在家过安闲日子，还真怕他一个人出门在外受不了那些苦。原良，谢谢你的热心，我这里不需要帮忙，你就回去吧！

不不不，我和洪彪可是割头换颈的朋友，他托付给我的事我岂敢怠慢？说着他到院子里劈了一阵子柴，又挑起水桶去井上打水去了。天眼看已暮，东君留他吃晚饭，他也不多谦让。饭桌上东君不说什么，原良不免扯起了不少新闻旧事，倒能吊人胃口。他后来讲的一个故事让东君笑得捂住了嘴。见她高兴，他又子曰诗云地卖弄了一番学问，破绽百出，又惹得东君数次失笑，弄得这顿饭吃了一个多时辰。吃过饭，天已黑定，东君将他送出大

房，洞房里早已有人摆上了一壶美酒。看来人们行苟且之事也需要乘着酒兴。他为她斟上了一杯，举给她。她慌忙站起来，一身崭新的红妆簌簌作响。他想她最适于穿红色的衣服，这使他如处仙境之中。如今他才真的明白了面如桃花这几个字内里的风韵。你没有办法具体地描摹她，只好用这个现成的词儿去对付。她整个儿像一朵桃花，在一个十分雅致的地方笑着。她说她不善酒，只抿了一点点。然而他们开始了流水般的对话。

我喜欢东君这个名字。他说，这个名字雅致，高贵，可以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东君，我宅子东方的桃花树，一朵艳丽的桃花。东君，东方一位君主，一位女王。东君，此时此刻坐在我对面的女人，我的实实在在的夫人，然而她又像梦一般虚幻。说到底，东君什么也不是，东君只是东君而已。

她有点脸红了，但眼睛仍然顽强地闪烁着：只喜欢我的名字，就不喜欢我这个人了？

当然喜欢。你就是叫南君北君我都会喜欢的。我喜欢这个名字，还不是因为喜欢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你没有看咱这洞房门上的对联就是：“东君花开早，西窗月落迟”。我自撰自书，一共写了五幅对联，每一幅都有东君两个字。

洪彪也不错，一个男人的名儿。乍一听会让人吓一大跳的。不过我喜欢你的文雅。你不像一个商人，倒像一个书生。我认识一个叫作何洪涛的人，我想你们应该是兄弟吧。

她的眼睛本来在笑，这一下她张开了嘴，露出了一点牙齿。那两片嘴唇红红的，与里面白色的牙齿一起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东西，一个让人兴奋的东西，像一个什么呢？他找不来适当的词来形容。我想我们本来就是兄弟，几百年前是一家，如今你让他加入我今晚的生活，这让我感到高兴。何况你笑起来特别甜。不过我今晚不愿意任何人来打扰我。你知道吗？他又喝了一杯道：

第八天原良很少说话，只是呆呆地望着东君，让她不时地躲避着他的目光。他走时已到鸡叫时分了。

第九天晚饭后狂风骤起，接着是一阵电闪雷鸣，大雨呼呼喇喇地泼下来，且一直没有停歇的意思。原良连连呵欠，东君只得抻好了自己的被子，让他去休息。不不不，你去睡去，我坐凳子上坐到天亮也没事！他们互相谦让着走到床边，东君说：这样吧，咱两个都躺一会儿，反正也不脱衣服。见原良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她心里早泛起了一股热浪。

怎么不脱？脱了衣服舒服，只要不脱光就行。原良说。

这时窗外又扯起了一阵闪电，原良脑子里忽然一阵眩晕，打了一个激灵之后倒清醒了许多，望着已脱了外衣斜躺在床上的东君说：嫂子，我该走了，要不走我就走不了了！你多保重吧，大哥也该回来了。说完他冒雨冲出了大门。

## 五

东君真的困了，眼皮正想阖上，忽然见一个湿淋淋的男人又冲了进来。原良，你淋坏了吧。她关切地说。

他妈的你个贱货！老子不是原良，是你男人，知道吧？何洪彪！老子怕已经戴了绿帽子了吧？他一把掀开了她身上的被子，顺手抄起一截草绳在她身上抽打起来。她用枕巾捂住头，一语不发。任他抽打。打累了，他推开窗户，让窗外的风雨飘洒在他脸上。原良这个狗崽子！他想。真该一刀宰了这个下贱的女人！望着窗外闪电灼烧着的田野，田野中的一些在风雨中挣扎着的杂树，他心里终于平静下来。东边院墙外那棵桃树上的桃花怕早已

原良，我请你不要随意糟踏东君！就是翠玉我看也是个好女人。女人爱说爱笑这有什么不好？你总是斜着眼看人！

他俩人吵了一阵子，原良道：算了，咱们不要吵了！敢与我打个赌不敢？

打什么赌？

就打嫂夫人东君，你赢了我头朝下来见你！

赌就赌！他脱口答应了。这样也好，与东君开一个玩笑，也算为他们那过于甜腻的生活添加一些佐料。

他们商定了各种条件和办法，并决定东君回来后马上实施。

### 三

第二天，东君就回来了。她说她不放心这个家，怕丈夫一个人孤单。谁知道刚进门坐下，何洪彪就急头急脑地说：东君，急坏我了！有一笔生意需要我马上到陕西商县去一趟，顶多一个月时间就够了，我盘缠行头都准备好了，正等着上路呢。只是我手头紧，把抽屉里的散碎银子都带上了，你看怎么样？不过我已给原良交待了，有什么事你尽可跟他商量。你要好自为之，我该动身了！

东君吃了一惊：就这么急？

我怕晚了，这笔生意就砸了！

两个人依依惜别，两行泪珠早已从东君的两眼流出来。他为她擦去眼泪，只觉得她的泪眼内部仍然流动着笑意，心里因此而踏实了一些，便转身大步而去。

桃树，桃花正开得灿烂。店小二刚开始撵了他两次，过后竟请他到一个雅致的房间里，专门为他摆上一桌饭菜，还备了一壶烧酒。一杯酒喝完，小二马上就为他斟上了另一杯。这是为什么？他问道。不为什么。我们老板一副慈悲心肠，你尽管吃，不要客气，小二笑道。他热情地拉小二坐下与他共饮，小二拗不过他，只得坐下喝了两杯。饭间，他走到桃花树旁，欣赏了一会儿桃花。几年来，他哪有这种闲情逸致？仔细看来，这棵桃树与他家院子外面的那棵桃树差可相似。他记得那棵树树干上端有一个大结，结上分开了三条枝干，正与眼前这棵桃树相同：世界上什么巧事没有？

这顿饭他吃得太饱了。小二递给他毛巾让他擦嘴，又说道：我们老板说了，天色已晚，你就不要走了，先洗个澡，然后他还有话要说。

他觉得稀奇：世上哪有这般好事？定然是老板想利用他干什么事罢了。看中了他这个劳力？让他作帐房先生？雇用他杀人？小二领他到另一房间里，早有人往一个木制的大盆子里倒满热水。脱掉你这身脏衣服，洗完之后换上这身干净衣服。小二说，这是我们老板的衣服，不知道合身不合身？他手捧过来一叠八九成新的灰蓝色丝质衣服让他看。你们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认识他吧？他问道。一个好人。他待我们像老大哥一样。小二笑笑说。

洗完了澡，小二又侍候他喝了两杯茶，才将他引至另外一间房里。灯光十分微弱，老板站起身迎接他，示意他睡在他脚头，然后自己先上了床，吹灭了灯。何洪彪摸黑脱了衣服屈着腿脚侧身睡下了。但是他睡不着。不敢说话，也不敢轻易翻身。一会儿之后，老板用一只脚碰了碰他的屁股，又把另一只脚伸过来，脚趾间显然夹着一个东西，放在了他肩上，沉甸甸的。这东西骨碌